



In Memoriam – Fan Kay-Yam

范己任

(?-1992)

Studied at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1955-1963

A. Years at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1955-1963

P6A - 1955-1956

F1A - 1956-1957

F2A - 1957-1958

F3A - 1958-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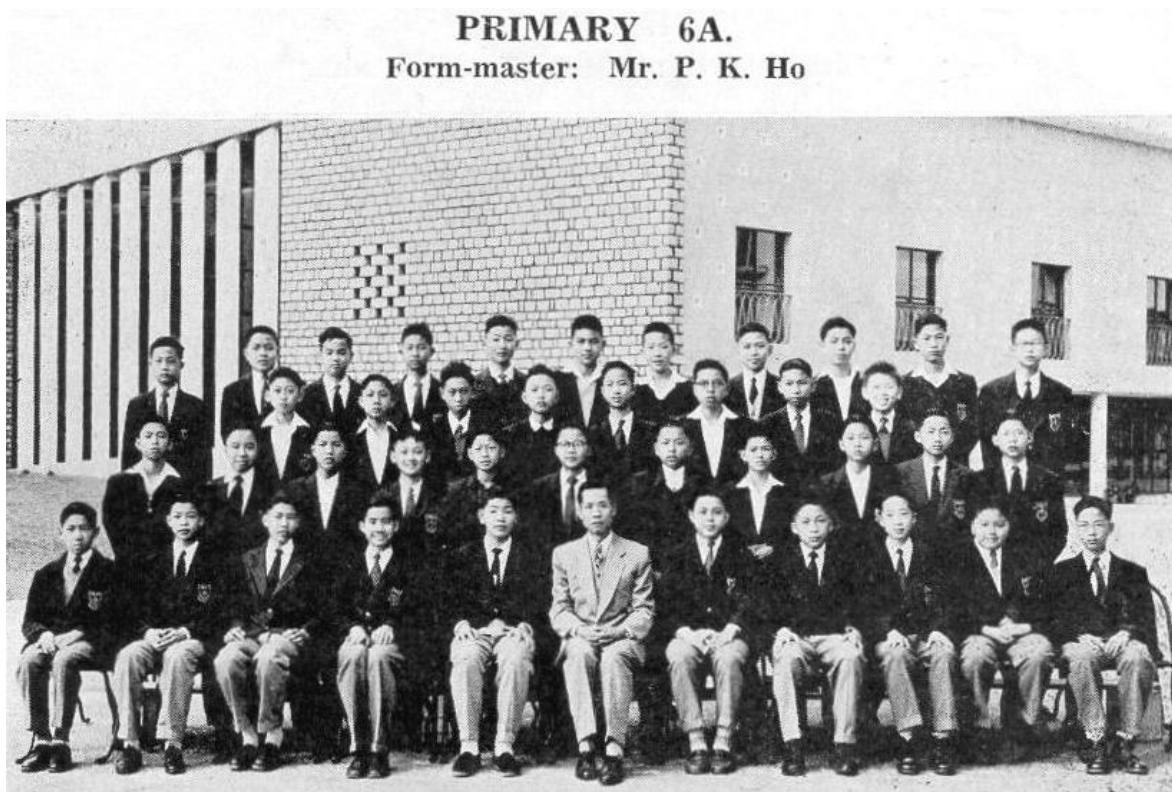
F4A - 1959-1960

F5A - 1960-1961

F6A - 1961-1962

F7A - 1962-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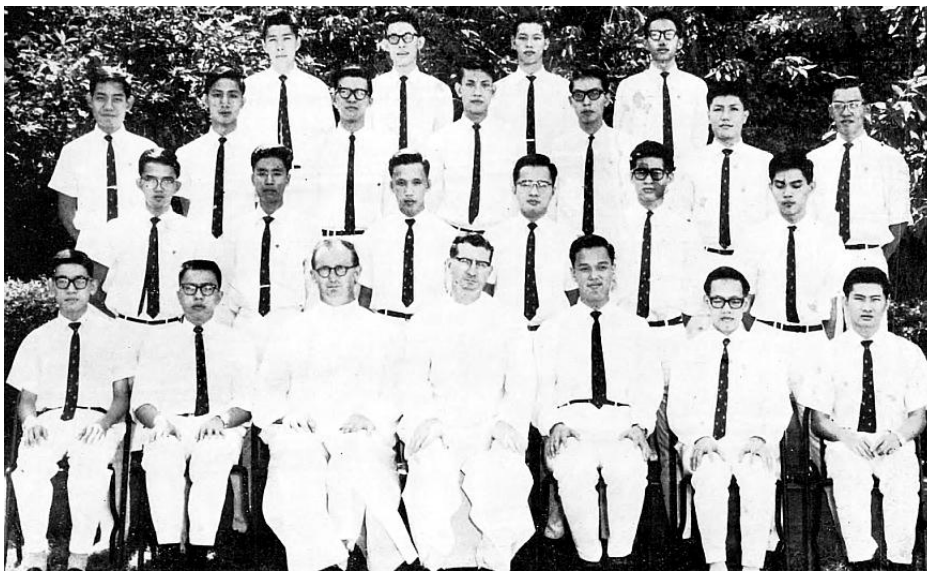
B. Class Photographs, 1955-1963



P6A, 1955-1956 – bottom row – 2nd lef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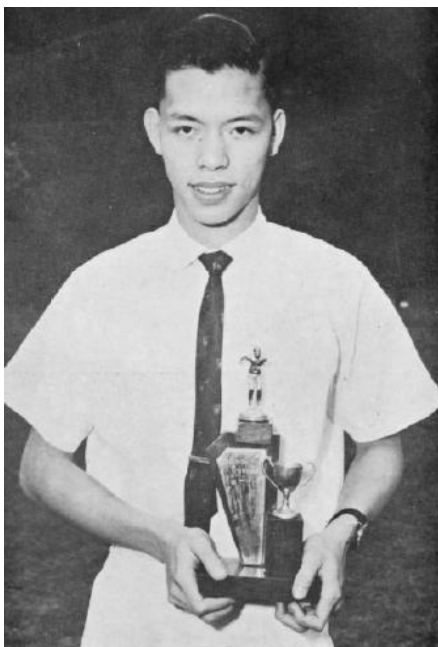
F3A, 1958-1959 – bottom row – 4th right



UPPER SIXTH ARTS

F7A, 1962-1963 – top row – 2nd right

C. Other Photographs, 1955-1963



*Fan Key Yam,
Swimming Champion (Seniors).*

1960-1961 – Swimming Champion

論音樂的感化力

F. A. 范己任

音樂始於何時？我們雖不能稽考；但從常識推斷，大可與言語相提並論，甚至可以說比言語的歷史更長遠一些。

舉例來說：人類在有言語之前，當其獵獲某種動物後，爲了表現他的英勇，或是發抒他內心的喜悅，他必仰天長嘯，而他那時所發出的簡單聲調，就是從他感情中所流露出來的原始音樂，也可當爲原始言語。而後來的音樂，就於人類進化到有語言和文字後，纔從簡單的音調，逐漸演進爲有節奏、有旋律的音韻。直至有些聰明的人，發明可代表及記載這些調子的符號時，音樂更進展爲可抒發我們一切內在情感的東西，進而成爲藝術與文化。到了今天，音樂更在飛躍地進步，無可否認地，它將會永恒地進展下去，直至永遠。

音樂的歷史既這麼悠久，它的存在價值，當然非常鉅大；否則經歷了這麼久遠的年代，它早就不能流傳至今，遑論更加進步。不錯，它對於我們的人生，及社會、文化、風俗都有着極大影響。

中外的音樂，都和詩有極密切的聯繫，尤其在古代的中國，兩者簡直是分不開的，故音樂對於當時文化學術的進步，有着極大的貢獻，它遂成爲智識分子的必修科，並被採用於一切的典禮儀式中。古聖孔子，也極重視音樂，在他的教育方法裏，音樂

教育佔着重要的地位，他認爲音樂可陶冶性靈，完成個人的人格，也可影響和改變社會風俗。這從他所說：「立於禮，成於樂。」這句話就可證明。就是他自已，也曾因聞韶樂而感動至三月不知肉味。雖或這有點誇大其詞，但亦可見音樂影響力之大，是無可否認的。孔子既有感於此，故他對於引導音樂歸於正途的改革，不遺餘力；當周遊列國回到魯國之後，就立即正「鄭聲」，因爲鄭國的音樂淫靡，實對當時的風化有損，致令鄭人的生活靡爛。從這史實看來，也可知純正的音樂對道德方面是如何的重要了。

現在的音樂，純粹而高雅地抒寫情感的古典樂曲，不爲大眾所歡迎，反而那些甚麼「樂與怒」、「查查舞」等下等的淫靡音樂，時下青年卻趨之若鶩，因而無數的青年——其中不乏莘莘學子——都身受其害。他們一聽到這等音樂，就忘形地手舞足蹈起來。態度、行爲都看來令人肉麻。然而他們尚不自知，還說這才能夠追上時代，使真正爲藝術而工作的音樂家瞠目結舌，真令人不禁有「下里巴人」之嘆。雖然這都是受歐風美雨的影響，但如果像有像孔聖一樣的有才幹、膽識與毅力的人，提倡及竭力改革，也未嘗不可把這些既倒的狂瀾力挽過來，敗壞的風氣得以糾正；但是這種人往那裏去尋找呢？



F5A 范四任

深夜，我獨個兒慢慢的踱着，路上很是清靜，除了並肩相偎，喁喁細語的情侶外，間中祇有一二忽忽急步的夜歸者，打破長街的寂寞。不覺地又轉入那兩旁植着石栗樹的橫街。冷清清的月，透過石栗的禿枝，在地上佈着縱橫的圖案，也使那枯黃的落葉，發着淡白的光芒。

也是一個這樣的夜，榮和我看完七時半電影——那是一套喜劇，在繁盛的街道上溜躑着，我們沒有發過一語，也沒有迴想着剛纔欣賞過的劇情，祇是讓絲絲的離緒縛着我們的心靈。踱着，踱着，多彩的霓虹光管漸漸失去了光采，行人稀疏了，車輛被拋在背後，在冷淡的月色下，他時而怔怔的注

視着寂寂的街道，時而默數着在腳下碎裂的黃葉，我貪婪地盯着他的臉龐，他額上那塊小疤痕，使我憶起兒時和他同作的俏皮玩意；他那畧挺的鼻尖，反映着淡白的月光；他那深得像海的眼睛，正發着抑鬱的目光，他也不時的擡起頭來，想在我臉上找出些甚麼似的，他的脣輕輕的顫動着，我也發覺自己的嘴角，亦在急速的跳動，可是我倆誰也沒有發一聲輕喟，誰也沒有說些甚麼，祇是繼續享受着安詳的夜色，微涼的西風。

再行了一會，我實在再也忍不住了，便輕輕的問他——問他一個很笨拙的問題：「你現在有甚麼感想嗎？」他沒有立即回答，祇是仍在沈思着，看着地上的銀光，聆着步聲的同音，過了好一會，纔

幽幽的說：「我感覺現在很有詩意，我永不會忘記今夜的。」

從沈默中回到他家門，他回過身來，用誠懇的目光看着我，以發抖的手握着我的手，強壓着激動的感情，微顫着說：「明天不要請假來送船了，你的情意，我是深知的。」我在迷惘中微微的點點頭，我們互握着手，依依不捨的注視着對方，直至他的眼眶裏在黑暗中閃爍着淚光，他纔咽着輕頌：「友誼苟不虧，在遠覺日親，何必同翦燭，然後展殷懃。」我的眼睛忽也模糊了，祇能吐出兩個字，「珍重！」

兩年了，現在榮已遠處彼邦，不知何日再會？今夜我從同一的電影院出來，不自覺地又循着我倆那夜踏過的街道，蹣跚地漫步。

1960-1961

曾一經一滄一海一難一爲一水

L6A 范已任

晚飯後閒談時，我那十一歲的妹妹興高采烈地說着日間她怎樣獲得代表本班參加演講比賽的經過。待她結束那繪影繪聲的描述時，我忍不住說：「這麼巧，我也將會代表學校參加辯論會呢！」

「什麼？參加辯論會嗎？怎麼以前沒有聽你說起的？」代表學校？你參加過辯論會幾次了？」妹妹們滿臉都是不相信的神色，七嘴八舌地搶問着，我只好揚揚眉毛，裝個滿不在乎的表情，說聲「信不信由你」，便行了開去。

事情是這樣的：二月十五日那天，級主任陶德華神父，在上課時宣佈本校將與香港華仁書院舉行辯論會，辯論題目是「家庭道德水準的低落主要是受錯誤的中學教育所影響」(That the decline in the standard of family life is due principally to faulty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我校站在反方發言，本班將派一人出席代表，接着選出歐陽兆里君，蔡兆瑛君和我三人，由我們商討誰作代表；另外更選出林永章君等於旁聽席上發言。下課後，歐陽君蔡君和我三人，不約而同地你推我讓，誰也不肯膺此重任，結果還是先來一個精采百出的三人辯論會，各人列舉數十項理由，詭辭、遁辭隨着口沫橫飛，從下課辯到上課，又從午間放學辯到下午上學。其實嗎！當然應該是由得勝者出席的，可是我這個「口下敗將」，卻被他們連哄帶捧的推了作代表。跟着數天內，搜集資料啦，作稿子啦，修改原稿啦，忙個不停。

好容易才寫好了一篇稿子，卻不知怎的遺失了。正在這時，得辯論會主席告知代表本校出席的其餘三位代表，就是第六級的陳加華君，第五級的陳步雲君，與第四級的裴震國君；而原定當隊長陳加華君，卻因連日請了病假，恐怕要另選別人，隊長的責任，便推在我身上，我自知經驗不足，腦筋不夠靈活，沒有應變的急才，作學校代表已是過份了，隊長當然是不勝任，自然大

力推辭，無奈形勢比人強，只得硬着頭皮答允下來。但是，隊長與隊員的辯辭是有分別的，重寫一篇演說稿，便成了無可避免的事了。

這次稿子經級主任修改後，共謄抄了三分，然後開始誦讀，因為只餘三天時間，所以我誦讀演說稿的工作十分積極，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一有空閒，便拿着稿子細看或誦讀，那種緊張的情況，比應付會考有過之而無不及，偶一迴想，也不禁對自己的傻態啞然失笑。

捱過了三天，案頭日曆翻開二月十九日星期五那頁，當晚七時三十分辯論會便開始了，草草吃過晚飯，便急忙趕回學校，與隊友商討最後「作戰計畫」，談論間，忽見香港華仁書院的穆嘉田神父，帶領大隊人馬，浩蕩而來。細數之下，人數與我們的旁聽者不相伯仲。一位敏感的同鄉說：「這次『地頭蟲』一定被『過江龍』打敗了，因為我班的旁聽者有小部分是永不投票的，而我們跋涉而來，豈有不擁護己方之理？」苦笑着答道：「不要緊，我們有信心說服他們，改投我們的票的，而且辯論會不能全以投票數字分勝負，而是注重誰的理由充分，辭鋒犀利。表面勝利算得甚麼？精神勝利才是最高的勝利啊！何況這次兩校比賽，主旨是提高英語水準和聯絡感情，何必斤斤計較數字上的勝負呢？」

說着，鈴聲響了，這是開會前的例行召集訊號；各人依次就坐，一待坐好，心裏總有不安的。想到這次是代表為學校爭得響亮，心中何嘗不是耿耿地記掛着最後的投票結果？無論如何，若是敗了，心裏總有不安的。想到這次是代表為學校爭光，責任重大，心情總有不安的。想到這次是代表為學校爭面上用作計時的鐘與錶，都是計時炸彈似的。

辯論會終於開始了，先由主席武倫神父代表歡迎來賓，及說明會中的程序和規則，接着正方的隊長發言了，我是反方的隊長，下一個演講的便輪到我了，這時，我的椅子好像突然長出荊棘來；又似有無數的毛蟲，在我身上爬行；口腔有如沙漠一般旱涸；舌頭像是被膠水黏在上顎；而上顎有若一塊吸水紙，吸淨了口裡的水份，那時只要前面有杯液體，就算是極苦的藥水，我也會不顧一切地含一口在口腔中的；手心是冰冷的，卻滲出一些汗珠

來；腦海裡老是塞滿種種的雜念，理智告訴自己說要保持冷靜清醒，可是精神集中得不到三、四秒鐘，冷靜這二字又飛到九天雲外去了。幾經努力，才使它安定下來，那時欲試從對方的講辭中找尋破綻，但不知是自己腦筋遲鈍，還是別人的講辭無懈可擊，總發覺不出什麼來，正在胡思亂想間，忽然聽得掌聲四起，原來正方的隊長已把他的辯辭說畢了。

主席宣佈繼續由反方隊長陳辭後，我慢慢的站了起來；這並不是因為我靜定從容，而是心中有多少怯場，以致動作猶豫緩慢而已，我口裡說着早背熟的辯辭，視線投在旁聽席上，只見九十多個座位黑咪咪地坐滿了人，後面還有不少的站立着。座中有些得坐端端正正；有些托起下頷，側耳傾談；有些交叉着手，有些嘴角還露出微笑，但卻不知那些笑容是表示贊同，還是表示譏諷？惟一相同的，是他們都瞪着眼睛，直望着我。忽然我覺得心頭

一怔，感到有些不妙，原來背誦至滾瓜爛熟的辯辭，突然長了翅膀，從記憶中飛走了，世界好像在一剎那間停頓了下來，在難以忍受的困窘中，我顧不了許多，立即掏出辯辭的稿子，邊看邊說地繼續下去，因為我已對自己的記憶力失去信心。當時有否臉紅耳赤，現在也記不清楚了。

以後的工作，只有盡量搜集正方辯辭的漏洞和弱點，以備在結論陳辭時予以致命的打擊。未幾，正、反二方各四位代表都先後發言完畢，繼續由旁聽者發表意見，我因為常常分心聆聽旁聽者的辯論，不能專心玩味正方代表所說過的話，故此他們的重大弱點，不能立即覺察出來，正焦急間，主席已宣佈旁聽席的發言結束，跟着由反方隊長作結論陳辭。

我首先把我們爭辯的理由重復作一次簡括的提要，然後開始攻擊對方辯辭中的不當之處，但那些都是小瑕疵，起不了大作用，直至將要結束

陳辭時，我才忽然悟出正方所逃避的是甚麼了，他們一逕在強調錯誤的中學教育有如何重大的影響，而避免承認其他影響道德水準的事物，亦應負很大的責任。我正想指出這一點時，奈何時不我與，只說了一句，示意坐下的鐘聲又響了，只得馴伏地坐下。

正方結論完畢後，辯論會到達了高潮。投票開始了，按着規則，首先找出擁護正方的人數，只見贊成正方議論的大不乏人，我心緒焦急，兩眼儘是望着旁聽席，好像我也在和秘書畢澤翔君一樣計着人數，當畢君向主席報告數字時，我更傾耳靜聽，啊！是三十八。接着贊成反方的人數也統計出了，三十九！我歡喜得幾乎跳起來，但主席以數目太接近，便請旁聽者再舉手一次，結果正方得四十一票，而反方卻只得三十八票，我們終告敗北了。辯論會結束後，跟着是茶會，一陣風捲殘雲，紅茶，西餅和所有的不愉快感覺都全部消失了。



霜禽欲下先偷眼 by Kwok Wing Kee F.5A

物競天擇淺說

U.6A
范己任

物競天擇的學說，出於十九世紀末英國學者赫胥黎，是赫氏根據生物學家達爾文的生物原始與及斯賓塞爾據達氏研究所得而推於人事的學說而融貫寫成的，當時歐洲各國皆為濃厚的宗教思想所籠罩，時人對於達氏進化論，大多加以劇烈抨擊，赫氏的學說一出，更為眾人所不滿，目之為邪說異端，誘人陷於鬥爭毀滅萬劫不復之地；然而亦有不少學者，繼續研究三氏的學說，有所增益發明者，不乏其人。

所謂物競，據赫氏所論，以為生物之能夠生存於世，更能傳種後代，蔓延下去，必先有能和自然界各種環境和其中的生物——包括同種的生物——鬥爭的條件，纔足以生存，即所謂「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理論，而各生物所以能適應環境的，便有賴於天擇了，此一學說，達爾文嘗試從生物的研究中加以證明，他認為植物與植物間的競爭，雖然不能從其行動上加以證實，但可從他們各在土壤中爭取營養料和水份，又各盡量伸展枝葉，以吸收陽光及空氣以製造糖和澱粉質的競爭中可推見，這些例子，在熱帶森林中最為顯著，其中的樹林茂密，各樹皆向高發展，而其枝葉盡遮陽光，地上暗如黑夜，小樹根本無法生長，便可證明植物亦有所競爭的了，至於動物與植物的鬥爭，可於食草的動

物以植物爲生，和捕蠅草能捕殺小動物等例子中見到，動物與動物相爭，實例更顯淺易見，就日常生活中所見已不可勝數了，至於競爭劇烈程度的深淺，是在於生物間接觸之頻繁，及其於彼此生活的安危而定，如人與獸同活於地面，接觸機會較人之與飛鳥爲多，其生存條件的抵觸亦較與鳥類爲重，是故人類與走獸相爭較諸與鳥類的相爭爲劇烈。

天擇的意思，便是所謂生存的條件，而此種條件乃是與生俱來，又或經後天的保養而成，所謂生存條件，亦即是生物所賴以適應環境的能力，溫帶樹木冬季落葉，以適應寒冷乾燥的天氣，而熱帶森林卻是四季常綠；松柏針葉以耐寒；仙人掌變態塊莖針葉長根以耐熱；蘭草寄生樹幹，都是植物適應的好例子，此外動物中有北極鴨，在冰巖上產卵繁殖，而其卵皆爲三角形，富穩定力；昆蟲界中蚜蟲軟體無足，但因爲它能供給螞蟥糖汁，便能在螞蟥保護下生存；又昆蟲的保護色，都是動物適應生存的例子。另一方面，不適者淘汰的例，亦可從上古的動物中獲得；如兇惡橫行的雙牙虎，因爲牙齒不斷的生長，卒至自穿腦袋而死；恐龍食量龐大，亦於冰川時期，因食物缺乏而絕種，皆因爲不能適應之故。

然而物競天擇之說，雖然可以使人類惕然自省，力求進步，免遭受被淘汰之悲慘命運，但亦有其短處的，誠然，人類生存在世，少不免要與社會上各分子競爭，不可不有適應社會生活的條件，智慧學問、能力，或強健的體力，皆屬處世獨立所必需，優勝者生活安定舒適，較弱的終日辛勞，但都能維持自己，無能者只能寄望別人的援助、施予，這種強存弱滅的情形，在動蕩、戰爭中尤爲顯而易見，若是人皆能認識這道理，當必努力向上，社會自然進步，要是弱小國家的國民都意識這道理，當能發憤圖強，可惜的是這適者生存的理論，很易被奸人利用，作爲逞私慾的藉口，他們以爲萬物既須競爭而後生存，即等於承認強侵略，衆暴寡，爲天演之公例，於是帝國主義者便壓弱小民族，資本來

剝削或控制勞工，大地主抑壓佃農，都可以用優勝劣敗的理論來掩飾罪行，殊不知生物除要競爭外，還得互助合羣才能生存的，昆蟲中如螞蟥、蜜蜂，都能分工合作，便是蚜蟲之適應螞蟥而生存，都是互助之功效，至於人類社會，本由同類而組成，雖則世上人類因外形、方言、生活地區之不同而有民族、國家之分，但其種皆是人類，與其他種系的生物有異，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人類既然從洪荒時代進步至今日的社會文明，當是由於互助的結果，造福人類的物品之發明，皆是本着助己或助人的意向，而非用以征伐，或侵壓別人的，人類間的競爭，祇應是所謂和平的鬥爭，目的是要使文明更加進步，而不是在使自我獨存而他人盡滅，否則人類社會豈不是變了人吃人的鬼域嗎！把時光倒退數十萬年，回到獸獸相食的社會？須知萬獸之王的獅，亦是羣居而生的，同類並不相殘的。人類自居萬物之靈，更不應曲解物競天擇的道理。

故物競天擇的道理，不足包括人類社會進步，及生物存亡的整個原因，而需互助等等因素而相成，若不加以徹底的認識，很易被邪說所蒙蔽，做出被千秋萬世唾罵的事而不自知，我們信服奉行任何理論，必要先探究其流源得失，豈獨物競天擇論爲然？

道德重整之必要

F.5B
何鏡沂

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人口大部份是中國人。中國人出身禮義之邦，對於禮教及道德觀念很是嚴肅的。儒家主張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一向是國人做人的宗旨，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可是近年來香港的道德水準漸漸低落，這幾種美德已不知去向，究其原因，不外乎下列各點：

第一、香港是一個世界性的都市，外國人常到本地遊覽，因

E. Memories of Fan Kay-Yam

As few classmates were willing to put pen to paper (fingers to keyboard), I would like to record here what I know of a very admired friend, Fan Kay Yam. Although we were five years in the same classes, I did not get to know him that well during the school days. He played basketball and swam brilliantly and I played football and ping-pong in the most banal way. He was tall and I was short, which means he sat at the back of the classroom and I in the front rows. He was Catholic and a prize student in the eyes of the fathers; I am still uncommitted to one religion to this day. Differences there are, but any student learns quickly who are trustworthy characters, who are the good guys and who have similar views. In academics, he shone, especially in Chinese writing. Witness the essays he wrote that got accepted in The Shield, surely a record among our '61-ers, if not among WYK-ers. The essays showed he was mature and serious-minded, a characteristic evident in his general carriage. But it was always counterbalanced by genuine humility, and lighted up by a sweet smile. His upper front teeth were always visible, which accorded him a friendly look. A reliable friend, a deep thinker, a strong athlete, and a leader. A good man. We graduated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in 1966, he specializing in economics, and we went our separate ways. He wasn't particularly active in our class alumni meetings. I learned from classmates later on that, being the eldest son, he carried a heavy familial burden of supporting his many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7?). He went into banking (the HSBC I think), and soon rose to become branch manager. Not only that, the seventies saw an expansion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the colon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Hong Kong's present status as a world financial centre. Fan was such a model banker he was sent from branch to branch, to set things up, to lead, to troubleshoot. The work exhausted him. Then came the opportunity to branch out to Australia. He went. Much later, we were shocked to hear that he had passed away suddenly. No one could believe it at first. The champion swimmer, struck down? Even today, when friends meet and reminisce about old times, the mention of Fan Kay Yam would evoke a deep sense of loss and the fickleness of life, and we who enjoy more days in this world have reason to pause and to thank the school for sending us such a good friend to cross our way.

Yu Fong-ying
February 11, 2012

Compiled by Wong Hin-Shing and Yu Fong-ying, February 11, 2012